

◆ 风俗记

赶早“走”婚

周芳

我说的“走”婚并不是指云南摩梭人的婚姻方式，而是指很久以前，家乡一带的婚俗。

很久以前，家乡人安于房前屋后，守着四季更迭。那时儿女结亲家，基本在前后郢，娘婆两家鸡犬相闻是正常。结婚当天，除了少数大户人家新娘子是上花轿，绝大多数新娘子是步走着到男方的。

新娘子出门必须要赶早，必须要白日朗朗地进入夫家的门。只有“小户人家娶媳妇，擦黑进门”，甚至戏语，“小秃子结婚，擦黑进门”。方圆几十里，步走惯了的庄户人家对时辰都掐得很准，要不早不晚，天放亮时到男家最是喜庆。

女方从娘家“发轿”一般都未见曙光，具体时间，双方根据距离确定，一般带个“半”，如4点半，5点半，寓意找个“伴”。也有出发时带个“8”的，如4点18分，5点18分，意思要“发”。吉祥数字只是百姓心中的祝愿，讨个喜庆而已。

迎亲的，送亲的，少说得十几二十个人，但一队人马鲜有大声喧哗、嬉闹无常者，甚至只有“嚓嚓”的脚步声。但见那众星捧月般的新娘子，微低着头，一脸娇羞。日常再泼辣的妹子也是收敛着性子，迈着欲走还休的小碎步，款款而行。离得最近的必有两位女眷，一老一少，不时相搀。一队人马，走着走着，远方见着了鱼肚白。走着走着，田间地头有了一抹红晕。再走着走着，晕光变成了和新娘子嫁衣一样的鲜红，天大亮了——这一趟顺顺畅畅走下来，就是“走”婚的核心意义——越走越天越亮，以后的小日子肯定会越来越亮堂。

乡下人家办婚礼，一般都集中在农闲时节，但传统的好日子都集中在腊月、正月那几天，办喜事的人家多得碰头。在“走”婚的当天，黑黢黢的路上，往往会有几队人马，迎面相逢倒也好办，礼让一边，大家互散几根喜烟，递几把糖果，拱拱手，喜上加喜。但同向而行的两家就不好办了，从遇上那一刻，就在暗中较量，务必要抢先占上风。

后面的新娘伺机抢道领先，甩后的新娘不服输，再次冲向前方。一轮又一轮，两个新娘子仿佛领头雁，两队人马随时变幻队形。抢来抢去，双方迎亲的，送亲的，往往放下挑在肩头的喜担，推推搡搡起来，严重者能大打出手。

老家曾有笑话，有两队新娘子走到同一田埂上，田埂不阔，两人勉强通过。最先迈上田埂的新娘子不左不右，稳稳当地走在田埂当中，把后面的新娘急得左也不是，右也不是。但后面这位，在村中是出了名的强悍丫头。只见她情急之下，单腿迈前，侧身并进，右胳膊一拐，将前面的新娘拐到田埂下。那片稻田早已收割，前一阵雨水紧，一茬茬稻桩还沤在田里，前面的新娘一脚滑进稻田，半边新衣糊了泥。更可笑的是，若干年后，那两位争抢过上风的新娘子竟然结为儿女亲家。据说，媒人首次上门，两位妈妈都笑得弯了腰，正所谓，不“打”不成交啊。

现在的新农村，早已有了“村村通”，路宽，交通工具也多。新媳妇上门，再也不用一步步走着去了。一溜的小轿车宁愿多绕点路，也要气派地迎接送往。

婚不用“走”了，但是，新娘子赶早出门的风俗一直没有变。天，越“走”越亮，日子，越过越好。这一纯朴的祝愿，在家乡人心中已是根深蒂固了。

◆ 年代秀

庄屋砍山

方再能

大集体年代，我所在的前边生产队30来户人家，120多号人，百余亩田地，男女劳动力七八十人，长年累月在生产队起早歇晚地干农活，所收获的粮油，总是无法满足每家每户的一日三餐。生产队长、队委们对此也十分困惑，为了全队社员尽可能多分点粮油，便去砍山（土话：砍火子）开垦种芝麻。

我家是超支户，生产队就将十四五岁的我“小材大用”，除了没有分派犁田打耙外，什么割草积肥、插田打稻、抗旱车水、挑水库、挑圩埂、夜间打突击，事事都有我的份。

生产队有一片山，坐落在十多里外的长胜大队月山小队庄屋冲里。因为山上土脚浅，种不了别的只有种芝麻。那些年生产队总有那么几天举全队之力，分派二三十名劳动力前去砍山，早上六点多钟出发，每人腰系的弯刀鞘里插着两把磨得飞快的砍刀，手上拧着装着中餐的布袋。上年纪的人，裤带上还别根尺把长的竹烟袋，从出门到目的地，路上需一个多钟头。到了目的地，队长让有吸烟习惯的人，吃几袋烟就开工，所砍地方是生产队早就派人勘察过的，社员们从山脚一字排开，弓着身子，双手合力将斑茅、扎刺等灌木齐根砍倒铺匀。四周临界处留出一丈多宽的火路，确保烧山时周围柴林的安全。

一天下来能砍倒半个山排，剩下的第二第三天接着砍。一连五六天，砍出三片山，大约四五十亩。临晚收工时，每人还将各自所砍到的少量刀柄粗柴禾捆起来扛回家。年轻力壮的能扛回一百多斤，我年少力小，只能扛回五六十斤。

待砍倒的柴草晒干后，生产队便派几名有烧火经验的劳力，见亮出门，赶在有露水少风的七点多钟到达，为把稳起见，从山顶端点火，让火由上往下“坐火烧”。在我的记忆里，还从没有发生过“走火”事件。待燃烧的山体冷却一两天后，队长又指派两名老手到山上撒播芝麻种子，确保到边到拐，不漏空白。

芝麻苗长到一寸多高时，我们原班人马再次上山，一字排开，自下而上，将新长出的柴草嫩苗拔除，将密集的芝麻苗，按间距横竖一两寸的要求进行间苗。经过前后

两三次的除草，就等收割了。

待芝麻枯黄叶落，就派社员上山收割，捆成一个个碗口粗细小捆，在吃中饭和晚收工前，各负其责地将各自所割倒的一捆捆芝麻，搬到较为平坦的地方，四捆一蓬捆扎固定。

芝麻角被晒开列时，带上新被单、揽筛、米筛、布袋或稻箩，四人或六人一组，用锄头平出一块空场，铺上一层茅草，再把被单铺上，接着就把晒裂的芝麻，整蓬地端到被单上，解开固定的草绳，左手将芝麻捆倒竖，右手用短棍敲打，让裂开壳的芝麻尽数落到被单上，如此反反复复。待被单上芝麻达一定数量时，用揽筛、米筛剔除芝麻壳等杂物，然后将净芝麻装入布袋或稻箩里。随后还将存有少数没列开壳的芝麻捆，重新按原样蓬好再晒它几个太阳，进行最后一次敲打收取。

收获后的芝麻由生产队统一送到罗村油坊加工。生产队会计根据芝麻总数换算出油的数量，制成分户表格，分摊到每人头上也就八两或一斤，盖上生产队公章，送到油坊会计那里，各农户随时便可打回属于自家的麻油。

现如今城乡各个农贸市场 各种农副产品应有尽有，再也没有谁肯为包括粮油在内的衣食住行枉费心力了。



负重 苗青 摄

◆ 多棱镜

比原来多一点

郭华悦

生活里，看似相差无几，实则天差地别的情况多的是。

就好像，跟身边那些令人艳羡的业内模范相比，自己少做了什么吗？别人做什么，自己也是，不也差不多吗？具体的过程，似乎真没什么特别明显的差别。

既然没差别，为什么结果差那么多？这就好像流水线上生产出来的产品，明明都是差不多的流水线，别人家出来的都是高质量，自己的却十个有九个不如意。

要是按照这个逻辑，最后只能把原因归咎于运气。一样的过程，但结果不一样，那么原因只能是运势不同。于是，能怎么办？换工作，也缓缓运气呗。

再换个地方，换个工作，其实很可能也是换汤不换药，结局相差无几。于是，日子便容易陷入死胡同，越是往前走，越没有出路。

那些别人眼中的模范，往往也不是什么了不得的角色，没有过人的长处，也不是有什么显赫家世。说白了，也无非就是俗世大众。但越是这样，才越令人不解。既然大家条件都差不多，做的事儿也差不多，可为什么结果就

是南辕北辙？

有时候，导致结果出现巨大落差的，并不在于对方表现和能力上的优秀。人家的能力，能把你用好几条街，那成绩比你出色得多，似乎也是理所当然。可更多时候，对方能比你好的程度，也不过是一点点。

比如，有时能赢得一场比赛，赢的人也仅仅比第二名的多了一点点。更多时候，分数是极其接近的。可这么接近的分数，却因为胜利者这个头衔，而导致了奖励的巨大落差。第一名和第二名，做的差不多，结果却迥异。

生活里，亦是如此。那些模范们，是因为比别人多下了非常多的功夫吗？通常情况下，不见得。有时候，人家仅仅是多做了一点点。看清自己的优势，看懂对方的所需，于是在看似差不多的模式中，多做了那么一点点。就因为这一点点的领先，对方有了优势。日积月累，优势日渐扩大。最后，看似都做得差不多，但对方却因为长期积累的优势，而在众人中拔萃而出。

就因为少做了一点点，结果泯然于众人。而要

